

清史

清史考辨

白新良 著

人民出版社



清

史

清史考辨

白新良 著

人民出版社

考

辨



责任编辑:乔还田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卢永勤

责任校对:罗世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考辨/白新良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01-005305-7

I. 清… II. 白…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文集 IV. 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7695 号

清 史 考 辨

QINGSHI KAOBIAN

白新良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数:37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01-005305-7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前 言

本书是笔者二十余年来研治清史的论文选编。研究范围上起清朝关外兴起,下迄道光,对影响这一时期清史发展进程的一些重要问题及所涉文献档案资料进行了考辨和论述,其中相当部分前此未曾公开发表。全书所收论文,以其内容,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入关前一些重要史实的考察和论述,分别包括八旗形成和发展、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中枢决策、萨尔浒之战前后李氏朝鲜政权与明朝及后金关系发展演变、吴三桂请兵入关路线改动情况等前人探讨未及的问题。第二部分是清朝入主中原以迄道光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及相关文献的考察和论述。其中史实考论部分分别包括清朝入关统一中的明朝宗室、经筵日讲与康熙之治因果关系、清朝前期八旗教育兴衰、乾隆朝文字狱成因、状况、影响,乾隆秘密建储始末、乾嘉学派成因等,关于文献考据者则有《康熙朝修太宗、世祖实录残卷抄本跋》、《〈清史稿·宣宗本纪〉正误》等。此外,此一部分中的数篇论文如《康熙何时擒鳌拜》、《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允禩奏折考辨》、《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康熙朝进折人员考略》、《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等还都是以近年出版的档案文献为依据,同时还对这些文献编译中的误谬予以纠正。第三部分收录两篇文章。一是赴日研修期间所著之《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以对清朝时期中日官私教育进行比较。二是对目前国家组织修纂《清史》体裁、体例而提出的建议。作为清史研究队伍中的普通成员,笔者深知,这点成果不过只是清史研究中的沧海一粟,原不奢望结集成书。但是,一则感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多年培养和厚爱,二则想以此求正于学界同人专家,正己误谬。故而不揣冒昧,将之奉献

于清史学界。如果本书出版能够为清史研究专业人员提供一些参考或在一些问题上推动清史研究进一步深入,则笔者更将感到不胜荣幸之至。

目 录

前 言	(1)
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	(1)
努尔哈赤时期八旗左右翼考	(20)
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	(25)
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	(43)
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	(56)
吴三桂请兵入关路线考	(114)
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	(122)
康熙何时擒鳌拜	(134)
经筵日讲与康熙政治	(141)
清朝前期八旗教育述评	(156)
康熙朝修太宗、世祖实录残卷抄本跋	(192)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202)
允禔奏折考辨	(217)
康熙朝诸皇子奏折考辨	(234)
关于拉藏汗的满文史料及其价值	(250)
康熙后期经营新疆失载年月满文档案考辨	(261)
康熙朝进折人员考略	(280)
已刊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正误	(309)
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	(322)

乾隆朝文字狱述评	(340)
乾隆帝与乾嘉学派	(357)
论乾隆秘密建储	(367)
《清史稿·宣宗本纪》正误	(382)
关于纂修清史体裁、篇目的意见	(427)
德川时期日本书院述论	(432)
后 记	(447)

满洲政权早期前四旗考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八旗之前,有黄、白、蓝、红四旗,后来八旗制度即是在四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关于四旗的建置,清代各种官修史书的记载不但非常简略,而且不尽相同。如清代中叶纂修的《八旗通志初集》称:

“太祖高皇帝初设四旗。先是癸未年,以显祖宣皇帝遗甲十三副征尼堪外兰,败之,又得兵百人,甲三十副。后以次削平诸部,归附日众。初,出兵校猎,不论人数多寡,各随族长屯寨行。每人取矢一,每十人设一牛录额真领之。至辛丑年,设黄、白、红、蓝四旗,旗皆纯色,每旗三百人为一牛录,以牛录额真领之。……甲寅年,始定八旗之制,以初设四旗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色,为八旗。……”

据此,四旗之设置当早在1601年。因而,与之大体同时成书的一些清代官书如《清通考》以及近人有关清史的一些专著在涉及四旗的成立时多取此说。

然而,成书于清初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却与之不同,该书卷二称:

“乙卯年……,太祖削平各处,于是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五牛录立一札栏厄真,五札栏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

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黄、白、蓝、红四色，将此四色，镶之为八色，成为八固山。”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所载，八旗之前虽有四旗，但对四旗建于何时却未做说明。其他一些史书如《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蒋氏《东华录》、《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王氏《东华录》，在涉及这一问题的记载中，也都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样，将之系于乙卯年条下。惟《开国方略》、王氏《东华录》于叙四旗时，分别加注“创置年月无考”、“创制年月无考”。

由此看来，在八旗建立之前确曾有过四旗的发展阶段，但是四固山建于何时，其发展演变情况如何？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且，从努尔哈赤起兵直至他死，共四十多年，八旗成立以前的时间又占了四分之三，搞清楚这一时期旗制的发展演变情况，对于了解满洲社会和努尔哈赤早期势力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

—

在清人本身对四旗的建立和发展记载简单而又矛盾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使用朝鲜人和明人的记载对之进行纠正和补充。“旗”在满语中称为“固山”，在满洲社会的早期，所有满洲政权统治下的人民无不隶于固山。每一固山由一个满洲权贵统治，拥有一定数量的人民和兵士，成为满洲政权中的一支势力。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汗”也有自己的固山，除了汗和各固山之主有着一定的从属关系外，各固山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平等。在清人自己的记载中，这些作为固山之主的满洲权贵有时被称为“固山王”、“贝勒”，有时又称之为“固山贝勒”、“管旗贝勒”、“和硕贝勒”。而当时的朝鲜人或明人由于不了解旗制的内情，则往往只抓住其中一个方面的特征加以记载。如看到八旗军作战时分

为八支,因而称之为“部”^①,也有的看到这些固山之主和最高统治者“汗”之间存在血缘关系以及他们又有着各镇一方的势力犹似于明朝的藩王,故而又称之为“王”^②,也有的径直采用满语“固山”一词之对音而称之为“孤山”^③、“高沙”^④、“高山”^⑤。但是,在朝鲜人的记载中,较多的是看到满洲人作战时按固山出兵,固山之王往往是一旗军队之统帅,因而称之为“将”。因此,朝鲜记载中的“八将”则往往可以作为八固山、八固山王以及满洲政权内八支势力的代称。如《栅中日记》己未年(1619年)七月十五日记萨尔浒战后将朝鲜俘虏分隶八旗的情况:

“……五十余人尽数分于八将,使之守直云。逼迫驱出之状,惨不可言,闻数日后,尽数杀害云。”

同书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又载:

“奴酋令八将,自今后朝鲜被虏军卒,更勿剃头,使之长发云。”

《建州闻见录》载:

“胡语呼八将为八高沙,……胡语呼拜阿罗军者,奴酋手下兵也,五千余骑,极精勇云(七将皆有手下兵,而未详其数)。……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奴酋令于八

① 《光海君日记》,光海君十三年九月戊申。

② 《李朝实录》,仁祖十年闰十一月壬戌。

③ 陈仁锡:《无梦园初集》。

④ 李民寅:《建州闻见录》。

⑤ 《李朝实录》,仁祖十年闰十一月壬戌。

将，八将令于所属柳累将，柳累将令于所属军卒，令出不少迟缓。”

《光海君日记》光海君十三年六月丁酉载：

“都体察使朴承宗启曰，……河瑞国说称虜国有八将，而每将统长甲军，合计九万。如李永芳所统又不下万余。”

《燃藜室记述》卷二十一载：

“奴酋八将，一、老酋，姓崔，癸丑生；二、贵永介，奴长子；三、多乙舍所吐里，奴弟小乙可赤长子，或名阿未罗；四、亡哥吐，奴次子；五、弘太始，奴第四子；六、豆斗，奴长孙；七、所道里，奴侄子；八、阿斗，奴从弟云。”（学官朴希圣所述）

可见，朝鲜记载中之“八将”即是指八旗旗主、八固山王、八固山。而且，如果对上述各种记载进行比较，还可看出其中一些记载虽然将努尔哈赤列于八固山王之上，但是，八固山王也还是包括努尔哈赤本人及其所领之固山的。

当然，也需要指出，在朝鲜的一些记载中，“将”并不一定都指固山而言，有时又是指固山之下的牛录将（即柳累将）或更低一些的官员。如申忠一出使建州后记：“奴酋诸将一百五十余名，小酋诸将四十余名，皆以各部酋为之，而率居于城中”。^①又如记努尔哈赤灭辉发时称：“老酋亲领八十八将先攻回波部落，战胜仍向忽温云”。^②一般来说，朝鲜记载中的这两种“将”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它们之间的数字差别是

① 《李朝实录》，宣祖二十九年正月丁酉。

② 《李朝实录》，宣祖四十年九月庚子。

很明显的。

朝鲜记载中往往以“八将”指代满洲政权中的“八固山王”、“八固山”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在八旗建立之前的三十多年里,在朝鲜人记载的有关努尔哈赤早期活动的一些史料中,如果出现了几将或几支势力的记载,不是也可据此认为当时满洲政权内有几个固山吗?将这些有关史料加以排比并辅之以其他旁证,不正可看出满洲政权内旗制发展演变的情况吗?然而,在我们按照这一原则查阅朝鲜有关史籍时,一些记载却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李朝实录》宣祖四十年(1607年)三月甲申条载:

“稳城府使郑沆驰报内,浦项住胡阿乙送阿老兵被掳回还言:初七日被掳于老兵,到县城则将帅称号者三人,而二人则父子云。三将相议,自囊中搜出印信文书而授余曰,庆、训两镇,已送此文,汝当持此文于稳城镇云。……”

在努尔哈赤因与乌喇为敌而执行远交近攻、结好朝鲜政策的时候,一些被满洲政权所俘获的朝鲜人得以放回本国,而据其看到的满洲政权内部的情形则是“将帅称号者三人”。既然在这之后的朝鲜记载往往以“八将”指代“八固山”,这里的三将不正好说明在1607年时满洲政权存在着三个固山吗?

正在我们对这一推论表示怀疑并因此而从各方面审核这条史料记载的真实性的时候,此后不久的一条朝鲜史料又重申了努尔哈赤当时仅有“三将”的说法,《事大文轨》卷四十八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二十四日载:

“(前略)……奴酋使其弟小乙可赤及其子好音舍未各将军马一千百余名,为收领县城部落,由山外到来等情。……”

“于本月(三月)二十六日,据咸镜北道兵马节度使李时

言状启,(中略)又该胡人朴守自县城躲身出来,口报,奴酋军兵,分属三将,各持青、白旗为号云云。”^①

上条《李朝实录》的记载是当年三月甲申(二十一日),《事大文轨》所记此条虽系于当年六月二十四日,但地方官之状启却在三月二十六日,和《李朝实录》所记在时间上仅仅相差五天!两个地方基本同时都报告努尔哈赤所部“分属三将”,不但说明了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还说明了1607年时满洲政权有三个固山的推论不是只有一条孤证的。

在由朝鲜记载而发现1607年时满洲政权内有着三个固山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原先使我们无法理解的《满文老档》中的一些史料可以因此而得到解释并可作为满洲政权内存在过三个固山的新证据。和朝鲜记载不谋而合的是,在这之后三年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满文老档》的记载中,努尔哈赤把灭掉哈达后掳获的明朝政府赐予海西各部的敕书在满洲政权各级贵族内部进行分配时,恰好也是按三个单位进行的。

《满文老档》(太祖朝)第七十九卷至第八十一卷是满洲社会早期的可靠的档案资料,它记载了万历三十八年时努尔哈赤将从哈达抢来的敕书在各级满洲贵族内部进行再分配的情况。据统计,在参与分配的三个穆昆中,第一穆昆拥有117道敕书,第二穆昆拥有126道敕书,第三穆昆拥有120道敕书,三个穆昆共拥有敕书363道。而如果和明人记载进行比较,便可看出,这363道敕书就是明朝政府给予哈达历代部长王台、猛格布录、武尔古岱敕书的一部分,也是努尔哈赤灭掉哈达后所抢得的哈达敕书的全部数字。如《明神宗实录》卷五〇七万历四十一年四月乙巳载:

^① 转引自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的研究》,第三一〇页。

“……问奴何为杀我七部属夷，何为夺我发给吾儿忽答等敕书三百六十三道？”

同书卷五一九万历四十二年四月丁酉载：

“……且南关三百六十三道敕书锡予出自天朝，奴酋夺而有之，我不但不问南关之所以去，而并不问敕书之所以来，公然以南关之赏赏之，是海盗也，是赏叛也，损威辱国，莫此为甚。”

可见，三卷《满文老档》所载的 363 道敕书就是努尔哈赤灭亡哈达之后掳获的海西敕书的总数，而且这一数字至叶赫被灭亡前一直没有变化。设如努尔哈赤所部在 1610 年时有四个固山，当将这些敕书按四个单位进行分配；设如当时虽有四个固山而仅是《满文老档》失载，则三个穆昆所有敕书之和当不止 363 道。和我们这些推断相反，三个穆昆所有敕书之和恰是 363 道，这就排除了在 1610 年时努尔哈赤所部有第四个固山的存在。《满文老档》记载的三个穆昆和朝鲜人记载的“奴酋军兵、分属三将”在时间上和数字上都是如此巧合，这不但进一步证明了在 1607 年至 1610 年时满洲政权确实有过三个固山的发展阶段，而且也证明了三卷《满文老档》所记载的穆昆也就是当时的固山或至少是当时固山的上层核心，这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努尔哈赤早期的满洲社会的组织形式也提出了新的启示。

当然，也需指出，在此 363 道敕书之外，此时努尔哈赤还持有明朝政府赐予建州的 500 道敕书^①，而这 500 道敕书的详细分配情况却失载了。但是，对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这 500 道敕书也是按三个穆昆为单位在各级满洲权贵内进行分配的。《满文老档》卷三记壬子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

年努尔哈赤训斥褚英时说,“你们生于其他兄弟之前,分给年长的同母两兄弟国人各五千家,各八百牧群、银各一万两,敕书八十道。给我爱妻所生诸子的国人、敕书都比这个少。”按之三卷《满文老档》,褚英、代善各持敕书40道,这就说明,他们在各持40道海西敕书之外也还各持40道建州敕书。而且,因为海西363道敕书是作为战利品进行分配,事在建州500道敕书既分之后,如果此时满洲政权内部存在着四个固山,努尔哈赤绝不会遗漏一个固山仅使其持有建州敕书而不分予海西敕书的。因此,尽管建州500道敕书的详细情况失载,但并不能由此做出努尔哈赤此时尚有第四个固山的推论。

由上所述,至少是在1607年至1610年时满洲政权内部存在过三个固山,那么,这三个固山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在三卷穆昆、达旦的档子中,第一穆昆中拥有敕书最多的是努尔哈赤本人,占40道。其次是后来在满洲政权中职位很高的五大臣,其中额亦都8道,何和里7道,费英东7道,扈尔汉7道,安费扬古6道,共计35道。努尔哈赤和五大臣拥有的敕书几乎占全穆昆敕书总数的三分之二。努尔哈赤分配敕书,是以被授予人在满族政权中的地位高低和拥有部众的多少而为等差的。就努尔哈赤在第一穆昆中拥有敕书最多来看,努尔哈赤就是这一固山之主。就五大臣在第一穆昆中拥有仅次于努尔哈赤本人的敕书来看,这几个人拥有的部属构成了努尔哈赤自领固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五大臣来归年份皆在万历十六年前,因此可以说,至少自16世纪90年代始,努尔哈赤便亲自控制了这一固山。

就第二穆昆的情况分析,在全部126道敕书中,以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和其婿武尔古岱占有最多,其中褚英40道,武尔古岱30道。二人拥有敕书之和占全部敕书的半数以上。故而可定,此二人在这一固山中势力最大,拥有部众最多。然而,这两人究竟谁是固山之主,如对有关史料加以分析,则可看出,始为武尔古岱,而后才改为褚英。

万历二十七年秋,努尔哈赤以帮助哈达抵御叶赫侵扰为借口,乘机

出兵,将哈达人民“悉编入户籍以归”。但不久,“仍令吴尔户代带其人民而归”。^① 武尔古岱复国是在辛丑年,可见,在哈达灭亡之后两年,作为亡国之君的武尔古岱仍然拥有自己的哈达旧部——虽然是出自于明朝政府的干涉。

哈达复国不久,努尔哈赤便以“哈达国饿,人皆无食”为借口而将其重新吞并,以至“南关之敕书、屯寨、土地、人畜,尽为奴有”。^② 为了不至于引起明朝政府的再度干涉,在这部分人民的管理上,努尔哈赤表示“誓抚吾儿忽答保寨”^③,意即允许武尔古岱自己管理其哈达旧部。尔后,明臣奏疏也提到“海西夷酋吾儿忽答见在建州寨内住牧”^④,而且,在这之后,还提出了对武尔古岱实行策反的办法。^⑤ 可见,一个时期内,武尔古岱及原来哈达之众,虽已移居建州,但却是自成体系的。如果武尔古岱及所部之众已被剥夺,如何“住牧”? 对他进行策反,还有什么价值?

但是武尔古岱任此固山之主的时间并不长,至晚在 1607 年春以前,便已被褚英所取代。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现在已难以知道其具体过程。但前述《李朝实录》宣祖四十年已经提到“将帅称号者三人,而二人则父子”,可知此时褚英已在固山王之列,而《满文老档》第八十卷褚英和武尔古岱恰在一个穆昆,便可知其所取代者为武尔古岱了。

就第三穆昆的情况分析,在 120 道敕书中,以代善最多,占 40 道;其次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占 25 道;再其次是舒尔哈齐之子扎萨克图,占有 10 道。就敕书拥有的数量而言,代善毫无疑问地是这一固山之主。但是,如果和其他史料进行比较,便可看出,这仅是 1609 年已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② 《筹辽硕划·奴酋考》。

③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卷四六〇。

④ 《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⑤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卷四六〇。

西之变以后的情况。在这之前,这一固山之主当是舒尔哈齐。

《满文老档》卷一己酉年三月载:“淑勒昆都仑汗因为弟舒尔哈齐贝勒是同父同母所生的惟一的弟弟,国人、好的僚友、敕书、阿哈等都全部同自己一样的专主。”以此可证,在己酉年三月之前,舒尔哈齐当和努尔哈赤一样拥有40道海西敕书并是这一固山的主人。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权力之争,两者矛盾终于在己酉年三月公开爆发。为了制止舒尔哈齐率部“移居黑扯木”^①的分裂行动,努尔哈赤采取断然措施,囚禁舒尔哈齐,诛杀其党羽,并“收回给弟贝勒的全部国人、僚友及一切东西”。在逼迫他低头认罪之后,才又“把收回的国人、僚友,重新还给弟贝勒”。^②

如据《满文老档》此条所记,似乎在己酉之变之后舒尔哈齐仍拥有整个固山,但另据《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五年正月壬寅所记,却并非如此:

“己酉岁,我国当宁谧之时,二贝勒父子欲擅离我国,往据一方自立。我皇考劝之不听,法难宽宥,祇以亲弟之故,宥而不诛,将以其罪,罪二贝勒。我诸兄弟力为谏止,仍收养之,夺所属人民之半,此其旧恨一也。”

对照三卷《满文老档》的分配情况,在第三穆昆中,舒尔哈齐仅持有敕书25道,加上其子扎萨克图的10道也不过35道。而代善竟以努尔哈赤之子进入舒尔哈齐所领固山,独占40道敕书。可以推断,在舒尔哈齐生前,其所领固山之半,已被代善夺去并代替他而成为该固山之主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八旗建立之前,满洲政权曾经经过三个固

① 《清史稿》卷二一五,卷二二五。

② 《满文老档》卷一。